

# 禾木河从村庄中间流过

文 猛



禾木,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,是阿尔泰山下、喀纳斯湖东的一方古老村庄。虽然只是一个村,面积却超过三千平方公里。来禾木之前,我从未想过在一个村庄能如此方便乘坐公交穿行。公交车可以载着你到村子的任何地方,当然如果你愿意并且有一点骑马的技术,也可以在这宽阔的天地间策马而行。这就是禾木,禾木有你想象不到的宏大。

喀纳斯河和禾木河交汇,形成一方山间盆地,阿尔泰山将这方开阔的土地揽入怀中。清澈的禾木河,一望无垠的草原,数不清的野花,数不清的牛羊,牲口围栏散落在村子各处。在新疆,草原不罕见,牛羊不罕见,看见雪山更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。名列“中国传统村落”名录的禾木村,真令人惊艳的是村里那些独具特色的尖顶小木屋,人们称之为“木楞房”。木头两端挖槽,相互嵌扣,一根根垒建成小屋。人字形的屋顶尖尖,门朝东开,面向太阳,面向温暖。在这里,大雪封山的时间长达半年。这华丽的银装让村子成为我们难以想象的童话世界,但也为村民带来隐忧:厚重的积雪会压垮平面的屋顶。人

们就靠木屋的尖顶抵挡厚厚的雪,抵挡漫长的寒冬。这些传统而独特的建筑,无声地讲述着当地先民的智慧与坚韧。

清晨,炊烟从尖顶小木屋上升起,一根,两根,三根,四根……烟柱像白桦树一样笔直,给草原增添了一片空中的丛林。清风吹过,炊烟袅娜散开,汇成一层轻烟飘飞在村庄上空,在晨光中翩然舞蹈。禾木河从村庄中间流过,将村庄的草原分为两半,一边是小白桦,一边是白桦林。走过河上的禾木桥,望着对岸的大片白桦林,眼前的一切都那么广阔、温暖。

禾木本地人多是牧民。禾木声名未起,少有人问津的时候,他们放牧牛羊,过着安静的生活。禾木走红,成为人们向往的美丽村庄后,他们依然放牧牛羊,依然过着安静的生活。村庄用来接待游客的小木屋,大多是他们的老房子改造、加建的。他们是阿尔泰山下的牧羊人,也是阿尔泰山下的“房东”。

我们住的那家民宿,主人小苗1995年随当医生的父母从河南驻马店搬到阿勒泰,成家后在当地从事旅游服务。随着各地游客对禾木的热情不断高涨,前几年小苗夫妇来到禾木村经营民宿,村里推荐了加尼别克家三姊妹的老房子,当时三姊妹家的五间旧木房已经是危房了,村里正要给她们改造,刚好可以按照民宿的需求打造。小苗夫妇问三姊妹,对房子的改造有什么要求?她们说只要留下两间木屋和冬天牛羊的围栏就可以了。除了改造旧房,小苗夫妇还新盖了不少一字排开的尖顶小木屋。木屋里增

加了过冬的地暖,除此之外基本保持着当地原本的风貌。家具都是清一色的木制,厚重的木门,厚重的木床,厚重的木桌椅,一切都是那么质朴,质朴得让人心静。改造小木屋时,小苗他们特意把老房子里一口古老的锅和煮奶的壶收藏起来,那金属的光泽凝固着这片土地的厚重岁月。游客来民宿的时候,小苗总会带客人到加尼别克家去看那口锅、那把壶。

加尼别克有空时会去给游客牵马,姐姐和妹妹则继续放她们的牛羊。据小苗说,全村民宿有两三百家,但禾木本地人开的非常少。牧民们热爱他们的牛、羊、马,只有在草原上心里才格外踏实。

禾木的夜晚很晚才拉开。在我们老家,晚上10点钟夜色已深,在禾木才刚进入傍晚。小苗带着我们去拜访加尼别克三姊妹,她们一家在院落中烤了肉,摆上了酒,叫上村里的一些朋友,说请我们看星星。院中停着一辆漂亮大气的越野车,我指着车问:“还有客人在这里?”加尼别克告诉我们,这是她家的车,本来打算用车搞旅游,没干几天,觉得还是放牛放羊自在。

旁边一位本村的朋友插话说,村里的当地人三分之二都吃上了旅游饭,但主要还是给游客牵马,烤肉,真正搞经营的人很少,因为他们习惯了简单而纯粹的牧民生活,但也有人拥抱这种变化。“以前的禾木别说游客了,就连亲戚朋友都不愿来这个偏僻的草原村落。你看那雪山,多美啊,但雪山也挡住了我们和外界的交流。现在嘛,雪山成了我们

的金山。”

加尼别克给我们算了一笔账:老院子改造的民宿每年都有一大笔租金入账,家里还有几百只羊、几百头牛、几十匹马。“冬天到了,我们吃的米、油,过冬取暖的煤,都有政府帮助。我们用得了这么多钱吗?”说着,脸上浮现幸福的笑容。说起当下的好日子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话也多了起来。过去,到禾木的游客一般只是夏天来避暑几个月。村里建起了滑雪度假区后,冬天到禾木的人也越来越多,现在一年四季都是旅游季。村里2009年成立马队合作社,当时只有三十户,如今有三百户加入。每年靠马拉爬犁、骑马踏雪的项目,每户收入就有八万多元。过去一到冬天,一家人就只能守在房屋里,守着牛羊和存下来的干草,一待就是一个冬天。现在的冬天,可做的事情太多啦。

闻到酒香,周围的邻居也端着吃喝围过来。他们激动地告诉我们,禾木美了几百年,也安静了几百年,没想到今天成为大家都向往的地方。这么好的日子,我们都赶上啦!小苗的手机响个不停,预订民宿的电话不断,“一房难求”在禾木真不是夸张。

夜幕迟迟降临,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。夜空就在头顶,星星就在头顶,喝着酒,唱着歌,伴着禾木哗哗的水流声,伴着草原的风声,我们仰望星空,感觉心里那么宽阔,那么清澈。

外人眼里的诗意和远方,在这里只是禾木人的日常。对我来说,做一天禾木人,也特别幸福。

## 解暑的西瓜

袁得泽

小时候,夏天的气温或许没有现在高,但酷暑给人带来的不适更深刻。不仅空调没有普及,防暑解暑的其他手段也有限。风扇在最热的日子难堪大用。有人骑着自行车,载着木箱加被褥制成的“土法保温箱”,走村串户卖冰棍。这是孩子们难得的口福,但日常解暑还是远远不够。多少年后回想那时的夏天,最能解暑的还是西瓜。

家乡地势低洼,土质也不适合种西瓜,周围几个村都没有成片的西瓜地。夏天能吃上西瓜,是托商品贩运的福。每当暑期,村里和周边的农户闲了下来,总有人家拉着亲戚邻居合伙,开着手扶拖拉机,把西瓜从外面贩到镇上。家里的大人每隔几天就会去买个西瓜。挑西瓜也有一套“流程”:为了确保瓜的口感,买之前会在西瓜上切个三角形的口子,连皮带瓢抽出一块瓜,瓢是红的就付钱抱回家,不红的或者熟过了就换一个继续试。如果孩子跟着去买瓜,这块尖尖的试瓜瓢多半会被小孩当场吃掉,美其名曰:帮着尝尝。

常温的西瓜,只能饱口福而不能

母亲平时不怎么爱化妆,顶多就是抹一点简单的护肤品。

前一阵子和母亲一起整理旧物,找到一个布满灰尘的木箱子。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几本泛黄的日记和母亲的老照片。翻到下面,发现一个精美的老式香膏包装盒。里面是个铝制盒子,轻轻打开盖子,一股山茶花的香味瞬间笼罩在我周围。

这时,母亲拿着鸡毛掸子和抹布进来了。“呀!你从哪找到的这些东西?”她有点惊讶。“就在那个木箱子里面,全是你以前的东西呢。”母亲见我一脸好奇,便说:“你先在这里翻翻看吧,等我打扫完了再过来和你一起看一下。”

母亲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,书读得不多,但日记本上的字迹却很工整。我一页一页翻看上面的内容:“今天发现山上那棵山茶花开了很多,采了整整一小布包呢。拿一些给妈妈,剩下的就给我和妹妹当头饰了……”这一页日记后面,夹着一朵被压成书签的干山茶花。又读了几页,我好像找到了那盒香膏的来历:“今天姑姑把她那半盒叫香膏的东西给了我,盒子很美。里面的膏也很香,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。”

这时,母亲打扫完了。我向她问起

解暑热。如果能将西瓜的温度降一些,那才叫爽口。寻不到冰箱的时候,唯有井水温度远低于室温,井水镇过的西瓜口感会冰爽很多。打上一盆井水,把西瓜放进去,多少能降一点温度,但吃起来还远远不过瘾。最好的办法是把西瓜直接放到井里凉个透。

院子里有一口井,井边有一个水桶。日常打水,只需一放一提。但是如果借助水桶把西瓜放入井中,过程就复杂多了。必须先把西瓜放在水桶里,再提着绳子小心翼翼地把桶放到水面,挥动绳子让桶稍稍侧过来,让井水灌入。这里就需要一些技巧了。若倾斜的角度太小,水不容易入桶;角度太大,水桶又会侧翻,西瓜滚出水桶掉到井里,让人火大。好在西瓜密度低,不会沉入水底,叫来大人帮忙一起拉绳,更加精确地控制水桶,总能把西瓜有惊无险地捞回桶中。

过上一两个小时,再把水桶提上来,西瓜就跟井水一样冰凉了。切开瓜,对着红瓢一口下去,一股清凉甜润通过味蕾刺激全身,不仅让差点丢掉西瓜的懊恼烟消云散,更觉这“来之不易”的西瓜比往常更加美味。

香膏的事,想让她讲得更细致些。她拿起香膏,一脸温柔地回忆起往事:“以前嘛,家里穷。我姑姑也就是你大姑姑给我的那半盒香膏,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护肤品这类的东西。她见我脸和手上的裂口比较多,就把包里还剩下的那半盒给我了。别说,还是我最喜欢的山茶花

## 两盒香膏

广 士

味的哩。在那之前,我的脸和手一到冬春季节就开裂,没办法只能忍着痛,但抹上香膏之后就好多了。那小半盒我都省着用的,生怕用完了就没了。”

看了一下旧照片,也许是心理作用,确实觉得小时候母亲脸上有些和年龄不符的粗糙。再往后翻找,我看到了一张母亲和外婆的合照。母亲接着说:“后来,我抹香膏的时候被你外婆看到了。她心疼我,就悄悄把家里那几只母鸡给

卖了。那天我一回家,就看见你外婆在灶房的门口笑,招手让我过去,把那盒新的香膏塞给我说:‘拿着,妈给你买的,我也不懂这些,就照着买了个便宜一点的,将就用嘛。’后来我才知道,因为把那只鸡卖了,你外婆被外公狠狠说了一顿,她却什么也没和我讲。可那时候,你外婆

和我自己一人买了一盒,你外婆买的那盒就被我当成纪念品一样收起来了。”

过了几天,到了母亲的生日。我照着那个包装盒的模样买了一盒最贵的香膏,当作礼物送给母亲。“妈,你看,就是你当年用的那个牌子,也是你最喜欢的山茶花味,我还特地给你买的最好的。你闻闻看,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味道?”

母亲一脸惊喜地打开了闻,笑着说:“是以前的味道。不过啊,对于我来说,它又是一种新的味道。”母亲将它放进前几天找到的那个木箱子里。我买的那盒香膏,被放在了外婆当初买给她的那一盒旁边。

母亲拿着我买的香膏抹了一点在脸上,那一瞬,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年轻时的模样。那时她笑得那么甜美,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如今,日子已经大不相同,香膏已不再是稀罕的东西。而母亲当初向往的生活,早已翻越了多少想象的空间,真实地来到了眼前。

旧木箱里,曾静静地躺着外婆买给母亲的那盒香膏。盒子的标签早已泛黄,但那浓郁的香气却穿越了时光,一直弥漫在母亲的记忆里。不过现在,那个箱子已经不再有两盒香膏了。每一盒里面装的,都是不变的亲情和爱意。



这座叫萍城的赣西城市,常让我魂牵梦萦。萍城是江西萍乡的别称,虽并非我的出生地,但我跟它渊源很深。我的祖母是地道的萍城人,我母亲的娘家在萍城近郊,我的三个姑妈、六个姨妈都嫁在了萍城地界。自小耳濡目染,我也能说出一口比较流畅也还算标准的萍乡话。

很小的时候,常跟随母亲去外祖母家。她家紧邻铁路,火车过境时“呜呜呜”响个不停,长长的汽笛声装满了我童年的记忆。但我没敢去铁轨旁,铁轨上火车轮子咣当咣当的声响让我有些恐惧。由于铁轨与火车的存在,幼年的我觉得萍城的天空都是喧嚣、躁动的,仿佛这座小城日夜都在奔驰。

由于走亲戚的缘故,我去过不知多少次萍城,每一次都充满期待。逛萍城最好的方式是乘公交。萍城的公交车大多由两节长车厢拼接而成,拐弯时坐在车里,会有一种空间扭曲的错觉。这种公交车速不快,且乘客上下频繁。但萍城人一点也不埋怨,大家话闲情、聊家常,车厢里面笑声盈盈、话语滔滔。萍城人这种不急不躁的性格,是我在萍城感到自在的原因之一。

萍城好玩的地方也多,像游人如织的碧湖潭国家森林公园、绿波荡漾的鹅湖公园,还有孔雀开屏、狮虎齐吼的萍乡动物园以及人气爆棚的毛家湾文化村,但我更喜欢那里大大小小的书店。记忆中,我上中学后,萍城的书店就成了我钟爱的地方。儿时我年年上山拔苦菜,从路边捡野生蓖麻籽,再将它们卖给城里的收购部,换来的一小沓两角、五角零钱,最后都交到书店阿姨的手中,换来了《岳飞传》《杨门女将》等一册册图文并茂的书。从少年时直到今天,萍城书店的书香一直氤氲在我脑海。

萍城的小吃更是令人胃口大开。街头巷尾的一碟肉丝炒粉,加点葱花或嫩嫩的南瓜丝,清香诱人;一盘麻婆豆腐,色香味俱佳,让人浅尝一口便欲罢不能。萍城人下班回家前,习惯去吆喝声四起的小吃摊前流连一阵。他们喜欢吃辣味菜,伴点小酒,一吃一喝,辣得连连唾舌,直呼过瘾。

在我看来,萍城吸引人的还有它满城绵软甜润的萍乡话。萍城人说话语音柔美,尤其是女性。我听着母亲、外祖母与姑娘们的萍乡话长大,

## 豆 豉

吴昌勇

豫南的豆豉,虽不是长在菜园里的时令蔬菜,却也要在盛夏的阳光下“采摘”。圆润的豆子送进晒场,只要日头一经手,就有了另一副模样,也有了另一番滋味。

农历六月的乡村,火红火红的日头将为农家酿造一份香醇。去年秋收的黄豆,被母亲端着簸箕反复筛拣后,又用山泉水淘洗了好几遍。她要确保每一粒豆子都饱满。在将这些豆子交给阳光之前,还要在滚水中考验它们的筋骨。

灶膛里火苗簇拥,铁锅里圆滚滚的豆子浸没在水中。这些豆子有着硬气的脾性,要在柴火灶里咕嘟一个晌午才能彻底服帖。雾蒙蒙的蒸汽从锅盖周边升腾起来,淡淡的豆香也跟着升腾缭绕。此时不用急着揭开锅盖,先舀上满满一瓢水,顺着锅盖四周淋下去,给沸腾在水中的豆子降温。

锅里的响动渐渐微弱,起初在水中激烈翻腾的豆子倦了、软了,就连灶膛里的火苗也慢慢矮下去。冷却半个钟头后揭开锅盖,吃干水分的豆子圆滚滚、胖嘟嘟,水湿水湿的豆香扑面而来。用铲子将煮熟的黄豆捞出锅。事先准备好的晒席上铺着薄薄一层雪花粉,轻柔地混拌面粉和豆子,很快,每一粒黄豆都穿上了白花花的外套。

这些裹上面粉的黄豆很快被装进透气的竹篾筐子,盖上一层树叶,放在通风的阴凉处,在三伏天湿热的天气里,完成一次为时一周多的发酵过程。再见这些豆子时,那裹着面粉的身子胖了许多,浑身尽是浅黄色的绒毛,很细很密。

黄豆们已经迫不及待要走进六月的晒场。但晒豆豉需要的不仅

已将这种语音声调刻入骨子里。我的母亲嫁往外乡六十余年,满口的萍乡话听起来去仍旧原汁原味。萍乡话的发音特点虽然对萍城人说普通话有一定影响,但这也成了在外地辨认萍城人的独特标识。

萍乡话适合说唱。萍城人进行表演的方式,便是“萍乡春锣”。“打起鼓哟敲起锣,身背春锣走四方……”一鼓槌,一小锣,一开嗓,春锣艺人便是将“萍乡春锣”唱进了千家万户,唱进了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。许多年前,我在萍城音像店买过几盒“萍乡春锣”的磁带。听着那些曲儿,比喝萍城本地的老酒更容易上头。

萍城人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。外地人进城问路,他们不单手指方向,还会亲自带你走一段路。在这里,不用担心走错道,也不用担心上当受骗——朴实的萍城人懂得用自己的善举为城市的信用增色。萍城人骨子里崇尚光荣、崇尚英雄。这里的一片红色矿区——安源煤矿,曾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。我多次到过安源煤矿,去缅怀高举革命旗帜的先辈,去追寻他们传播红色火种的足迹。星火燎原,安源的烽火给一座城市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。

而今,萍城又不断焕发新的光彩。萍城,我心心念念的萍城,下次再见你时,你又会呈现怎样令我惊喜的风姿呢?



▲中国画《雨后红蕖冉冉香》,作者陈大明,中国美术馆藏。

# 大地

仅是好天气,也需要一锅好汤汁。从院坎上割了一大抱拇指粗的茴香秆,从屋后的花椒树剪了一竹筐泛红的花椒,解开挂在屋檐下的大蒜辫子,又从厨房里翻腾出已晒干的几块生姜。当母亲去园子里拔葱时,父亲已经帮她剥好了蒜,满满一大碗。

锅里的水沸腾,放入茴香秆、生姜片、花椒粒。辛辣、椒麻和茴香,浓郁的香混在一起,清冽的山泉水瞬间丰盈起来。等到汤汁温热,再放入食盐和蒜瓣。无须多余的添加,这样一锅满溢草本香气的汤汁,足可作为豆豉的点睛之笔。

浅口的酱盆里,金黄的汤汁将黄豆完全淹没后,预留出至少一拃深的空间,露天的酱盆就这样开始接受千万缕阳光的倾泻。大自然的烹调手法,总是不声不响却也轰轰烈烈。一切都在静悄悄地发生,水中的豆子和阳光拥抱在一起,围在它们身旁的是呜呜鸟语,是偶尔吹来的风,是袅袅升腾的炊烟。不必再过多打扰豆子,只有到了黄昏,才需要用竹筷反复搅拌,然后用一块细布覆盖盆口,怕飞鸟在夜晚循香而至。

第一缕秋风吹过,盆里的豆子伴着田里的黄豆一起成熟。被晒得一身黝黑的黄豆有了新的名字——豆豉。就像当初从田野收获黄豆一样,母亲将满是阳光味的豆豉装进土罐。这样的丰收年年都有,这样的乡村风味总让人魂牵梦绕,这般滋味总让农家生活意蕴悠长。

## 杂记